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一一・子部・雜家類

續家訓八卷（存卷六至卷八）〔宋〕董正功撰

讒書五卷附校一卷〔唐〕羅隱撰

松窗百說一卷〔宋〕李季可撰

捫蝨新話十五卷〔宋〕陳善撰

經鉏堂雜誌八卷〔宋〕倪思撰

東洲几上語一卷 東洲枕上語一卷〔宋〕施清臣撰

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明〕華棕韓撰

閑中今古二卷〔明〕陳頤撰

龍江夢餘錄四卷〔明〕唐錦撰

靜虛齋惜陰錄十二卷附錄一卷〔明〕顧應祥撰

祝子罪知錄十卷〔明〕祝允明撰

一

四

六

九

一六

二五

二六

二九

三一

三五

五一

# 續 家 訓

〔宋〕董正功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  
〇毫米寬三三〇毫米

原缺



於學士大夫矣今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眾所為貴談者若此也今先生不能息齊王之憂却強敵之兵而反非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煩神辨舌無補於上豈事之急哉先生言有似梟鳴聲出而人惡之勿復言也已曰謹聞教矣明日謂徐却曰先生之駒飛兔驥良豈特千里哉自是杜門易業終身不復談 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上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壽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逮不足數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嚙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小夫懷臣之徒慣眊不知所為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至哉且躬雖茲佞然不可以人而廢言而王嘉亦謂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見大夫無可使者宜豫畜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以此考之則躬之言不可謂無稽也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

遲為右師入而齊軍遁世有用戈故能入焉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亞乎冉有曰曰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通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季孫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於衛將大用之孔子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唐史載房琯討賊用春秋車戰之法且春秋之時雖吳楚山澤之國亦皆用車所以用者不專用也一則治力止則為營也一則前拒見可而進也要持重取勝

續修四庫全書

時

又有鹿角偏箱之不同貴乎險易知變琯既專用又不知變其敗宜哉古者高城深池必外設壘壁若不設則城池不可恃按太公兵法有行馬壘去城數里而為之要以扞敵突戰其法百步一突門門施行馬行馬控柙也以木為之取開闔之便也且城可以守而不可以戰設壘則可戰可守所以能衛城今城下有牆俗訛為羊馬牆太逼近而不堅固殊為虛設也昔周亞夫堅壁不戰以破吳楚曹公堅壁不戰以敗袁紹楊行密背城堅柙以擒孫儒王師範背城堅柙以斬朱友寧謂之背者取春秋傳背城借一之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

五

背猶倚也今之將兵者言未嘗講堅壁堅柙之說故不知且守且戰之法廿日唐之節度本置於邊方安史之亂內地皆置節度言當時謀臣不恤兵柄輕以旌節付人卒致北亂初僕固懷恩定河北逐史朝義死幽州諸將皆罷兵去救賊黨賊黨由承嗣張志忠李懷仙諸懷恩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恐賊平則不能固寵乃請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承嗣鎮魏博有州七十年聚眾至十萬擇驍勇者萬人為牙兵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兵稱其勢強也張志忠鎮成德初有州六李懷仙鎮盧龍有州九謂之河朔三鎮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脅百姓加錮其頸利怵逆汗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迄于唐亡一百有餘年卒不為王土蓋當肅宗時大難略平苟不瓜分河北地付授叛黨則內地自合罷節度既失河北兵不得休傳宗時王重榮節度河中與忠武監軍楊復光共攻賊黨朱溫溫敗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而重榮乃表溫帥同華詔賜名全忠此重榮効懷恩之過也李茂正韓建王行瑜輩稍有軍功便授刺史一再遷亦建節茂正建行瑜皆武卒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即稱兵犯關建又陽為屬從乃邀駕來幸其

鎮遂因此虐害宗支陰附全忠唐之亂遂至於不可復支權德輿曰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若然則但取驚聾者而傾之衣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否或吁商周之或夢或卜然後爲理由此言之唐季人謀不臧也古有祖伊後世有李泌皆譏言命書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凶害之來皆係人事漢成帝任王鳳唐明皇寵祿山禍不旋踵是以人主據利勢操利器以成帝明皇爲戒則制治于未亂厭難於無形唐制

續家訓

六

卷六

親王拜節度者留京師國初監唐末五季之亂欲收其兵柄一比親王留之京師至於公使餼錢亦復仍舊故節度及使相之俸多於三公與宰相從古以來即無此例蓋因而不安之不可去也自茲以降更無所掌遂同階官唯見與俸在因以叙賞邊功已而循習既久除拜漫廣戚里貴倖率多超遷耗盡帑藏莫此之甚蓋亦講古利侯世襲之制以爲賞典且旌節厚俸富在目前封侯世襲利在子孫亦朝三暮四之說人宜樂從而公之可以舒目前之急公私兩便

養生篇上五

顏氏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解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尔加以金玉之費鐘鼎所須蓋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此不勸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唐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疑髮猶黑對中朝

續家訓

七

卷六

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尔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惣錄甚備但須精密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賜寒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約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餌而以貪弱取



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讓讓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二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民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後景之乱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評名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連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

續自

秘叔夜言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

力致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觀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皆不精故莫能得之陶洪景字通明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既鍊真仙之術又受佛家五大戒卒時年八十五王遠知事洪景傳其術言未來事多驗壽一百二十六歲臨終謂其弟子潘師正曰今當為少室伯潘師正事遠知得其術高宗召見尊異之詔即

其靈晉奉天宮中平年九十八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警言之道合墓關其棺見駭若蠅蛭帝聞恨曰為我作斤而自服去司馬承正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術師正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遠而四出矣至年九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明皇親文其碑唐孟詵曰養生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言就歷天官侍郎卒年九十三柳公度位卑少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燠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續自

九

朱倅嘗對賓客奴童相詬或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是自撓也後魏高允仁厚篤行位中書令其使令於前者未嘗見允愠色卒年九十八其友游雅論允曰夫喜怒哀樂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端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允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允之康寧壽考豈非以是而致然乎余嘗聞名醫言神仙修真秘訣五月避忌切須謹慎淨室獨處而月令亦言是月也君子戒忿怒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蓋秘訣之說不妄也論者謂

冬許晚綿春許徐禱早飽久歉行立坐偃皆不可久  
此亦甚易行 許仙君遊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起家  
爲蜀旌陽縣令惠帝時棄官東歸永嘉末斬蛇誅蜃  
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仙君年已百餘歲矣是年  
八月十五日仙君與家屬四十二口登昇閣兩月至  
十月十五日吳仙君猛與弟子四十人白日昇天仙  
君曰吾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  
之內當有八百人得仙其師出豫章之地大揚吾教  
若豫章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東  
晉亂離唯吳君事迹略載於晉史餘皆闕書然其事  
實雜見於宋雷次宗豫章古今誌道遙子十二真君  
傳又搜神記遺愛錄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  
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  
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七言詩一百韻行於世  
昔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永和二年邁入臨安  
西山茹芝遺羲之書云自山西而南至臨安多有金  
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  
焉陶隱居著真誥稱元生者即邁也稱長史者即邁  
弟謚累官護軍長史謚謬者邁子颺也舉上計掾又  
有楊羲者真誥稱楊石即羲也先生長史掾皆登昇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未登昇時皆與真仙接揚君亦豫焉君美姿容就魏  
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玉符時年二十一真降時年  
三十六 金陵者句曲之地肺也水至則浮古謂之  
金壇之虛臺仙人多遊焉 神仙事迹秦大夫阮倉  
所記數百人劉向所記七十餘人葛洪言神仙幽隱  
世之所聞千不能一洪又續著神仙傳十卷 真誥  
又言好道有淺深其淺者爲地下主者乃進升仙官  
好道深者徑補仙官從古以來聖賢英雄多爲鬼官  
仙官豈非聰明正直用物精多遂不湮墜 真誥言  
羅鄧山洞中周萬五千里有六天鬼神之宮二天宮  
立一官是爲三官北大帝君治第一天宮揔主諸官  
北斗君四明公各在其中主治而三官者主諸考謫  
真仙司命兼統御之共司生死之籍大斷制皆由仙  
官也鬼官北大帝者一曰閻羅炎帝爲北大帝天下  
鬼神之主也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夏啓爲東明公  
文王爲西明公邵公奭爲南明公吳季札爲北明公  
四明公主領四方之鬼北斗君仰隸王晨與四明公  
次第並當升仙階也此外古來聖賢英雄爲仙鬼之  
任者甚多不可具載至於三官者獨不言聖賢英雄  
充其任也至若釋氏之徒言鬼神之事與此實大同

續修四庫全書

二

昌

而名或異又專以諷明齋董為務言可以為滌滌宿愆尤為世所祈禱競傾財市福其徒緣是以自封殖此皆不可得而究也至若仙階備于前聞木公者東華至真之氣萬神之先也生於蒼靈之墟木公亦云東王父曰王者尊高貴尚之稱亦云東王公亦號玉皇君故道家以為高尚玉皇居東極雲房之間以育玉為室紫雲為蓋玉女數千仙官億萬各有所職皆稟其命又云上在大清下在蓬萊又云扶桑在碧海中有大帝宮太真東王之別治故亦曰扶桑大帝金母者西華至妙之氣洞陰之極尊生於神州亦云

續家訓六

三

九

西王母亦云金母元君亦號丹皇君居崑崙閭風之苑以玉為堂室又有玉樓十二瓊華之闕亦號龜山金母龜山者金母所封也在天西北高與玉清連木公金母共理二氣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天地劫歷陰陽代謝舉善黜惡莫不由之又云木公金母結氣成形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按吳越春秋大夫文種陳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曰善乃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祠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祠事神一年國不被災然今世俗事西王母蓋亦簡矣山經云西王母蓬髮虎齒此乃西方白虎

之神金母之使也非金母之真形金母顯若十六七許女子金母每一歲再遊東極雲房之宮共昇降男女真仙階品功行上奏元始中關玉宸以稟於老君也元始虛皇者太虛之域包羅三清亦曰大羅亦云玉虛亦云玉京元始虛皇所居也玉晨者宮名道君所居也有蔡琰闕故言萬神入拜衆真侍晨老君者自然之君也亦號玉宸君玉晨玉宸其實亦與玉虛同又云元始虛皇以大洞真經授扶桑大帝扶桑大帝授龜山元君元君授黃帝又授茅叔申名盈張輔漢名道陵洎九聖七真凡得道受書皆朝元君

續家訓六

三

一

於崑陵之闕焉茅君為司命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或治潛山輔漢受正一法管攝鬼神誅滅邪偽茅君與二弟亦受靈訣於上元夫人上元夫人者玉晨弟子也摠統真籍亞於金母蓋得道真仙各有主治大略如此

歸心篇十六

顏氏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煩於此少能讀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尔原四座玉塵剖指形有六角三駕運轡群生乃行歸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

之博哉明非先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兵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取行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止以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上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蕞惡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

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常氣勝為變為石地既乃浮水上積水已下復有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何氣所然潮約去還誰所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國未分窮疆區野若為蹊不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得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蒼計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糧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

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  
千里齊糧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  
曰夫信謗之端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  
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僅差開終當獲報耳善惡之  
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曰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  
乎項託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  
福壽齊景相雕之富強若引之先業莫以後生更爲  
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僅值福報便可  
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  
欲妄所依信而立身乎

續家訓六

七

七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  
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觀凡僧流  
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  
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  
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  
獨責其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  
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極法服已墮僧  
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  
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願履豈金鑿

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  
能節之遂使非去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  
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  
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  
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  
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  
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法之國則  
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  
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  
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續家訓六

七

七

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  
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  
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咎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已  
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  
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  
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  
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  
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王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  
虛失愉樂耳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

累幸熟思之人。一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  
棄妻子一皆出之。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  
世出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  
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  
內教皆能不煞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  
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  
破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  
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  
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雞聲。江陵劉氏以賣  
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續家訓六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  
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  
請須更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  
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  
元在江州時。江州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  
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柱。屏  
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  
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  
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疥。因尔成癩。十許年死。  
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餓民盜田中

麥思達遺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朝請  
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  
齊。凡數年。向幽州。途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  
死。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  
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爬其性。毒口加誣。  
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  
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  
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且速之哉。

續家訓六

續曰。初東漢楚王英好浮屠。屠道表宏記曰。浮屠者佛  
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其教以修善慈  
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  
也。蓋息意去欲。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  
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  
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一人。長大頂有日月光。問羣  
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  
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得其形像焉。自此楚王英  
始齋戒。祭祀其教大興於中國。  
易曰。生生之謂易。佛曰。本來無生。老子曰。道法自然。



佛曰亦非自然蓋老易以有為妙故易言妙蓋  
者神也老子言衆妙之門佛氏以有為幻故言  
夢幻泡影然佛又言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  
又曰不能於中出是非是此之謂幻也易亦曰復  
則不妄矣老子亦曰復命曰常本來無生其歸一  
揆雖然非妙則不生非幻則不滅昔老聃之告尹文  
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其巧妙其功深其巧  
顯其功廣此之謂之神無方而易無體說者謂佛以  
太虛為體而內典言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起觀其  
立象包乎太虛矣唯無方無體可以究其說故老氏

言大方無隅大象無形苟奉情曰繫辭以盡言此非  
該乎繫表者也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  
之意繫表之言固縕而不出矣晉吏散作意賦蓋有  
暗合於佛理其略曰蠢動皆神之所為兮癡聖惟質  
所建真人都遠穢累兮縱驅於寥廓之庭世以為意  
賦乃鵬賦之流非也鵬賦言達人大觀物無不可是  
出於機入於機之說也在釋氏以為輪轉意賦則其  
旨深遠矣之推言世有幻術尚猶十變五化況神  
通感應不可思量蓋之推謂佛道在神通昔雲門示  
衆言老胡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

上地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了且圖天下太平乎九此語蓋有生之類本皆佛也  
及其成佛復其本性不恃神通無多端奇異其言打  
殺者滅奇異之說也太平者人人各得其所也故  
內典言神通本宿因不能成正覺比之幻術尤非  
之推至言殺生報應之事甚多意在戒殺至於言為  
子娶婦責婦家生資蛇虺毒口誣罵婦家如此之人  
鬼奪其等此言不俟三世立即有報惡之之甚也因  
亦戒貪又引高柴折像事所謂高柴者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人道也方長不折則

仁恕也成湯恭以恕是以日躋蓋湯去網三面故也  
折像者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像幼有仁心  
不殺昆蟲不折萌芽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資產周  
施親疎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也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  
殺胎不覆巢凡此皆不欲肆意殘物用不獲已貴乎  
有節亦戒殺之大端也梁何嗣初修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  
岍曰車螯蚶蠣皆目內關熱渾沌之奇饌殺外緣非

全人之性曾草木之不若故宜長充口實景陵王子  
良見訢議大怒蓋子良不知去甚之理也已而汝南  
周顒與嗣書勸令食菜曰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丈人血氣之類雖不  
身踐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故嗣末年  
遂絕血味 昔邯鄲之民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  
簡子放鳩而厚賞其民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  
示有恩也簡子亦豈知有內典而為放生哉蓋出於  
仁心之自然近世有一釋徒騶無稽之言辨乃曰吾

續家訓

子

喻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雖知內典反  
作如此解也異哉豈非欲以學羅什似是而非者耶  
齊人有獻魚鴈於田氏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  
厚矣殖五穀生五鴈以為之用坐客和之如響鮑氏  
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萬物與我並生徒以小  
大智力相制八取可食者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  
蚊蚋嗜膚天豈為蚊蚋生人雖然人制禽獸以智禽  
獸相制以力禽獸多專以相食為命又不若人之  
兼食五穀也而况一歲再蠶治絲豈可些許計不可使  
人無衣也救災捕蝗義當秉畀炎火不可不為人除

善也世之忍於殺者多引田氏之說云動植何用分  
別者泥此則者則言三世報應的然然何造物者  
主辛之勞乎謂之造物者自然之石耳子自生  
自死自智自力咸出於自然釋氏以殺為一戒者修  
鍊之道焉如此亦所謂寧復慈心所忍也如陶隱居  
受五大戒因戒生定乃息諸念修鍊之道其在此乎  
王縉不如葷不食肉而性貪冒及與元載盛陳福  
華報應人事置而不修五臺山祠至鑄銅為瓦以金  
塗之費巨億萬計及敗同載論死上問其老乃貶括  
州辛替否諫營造佛寺云釋教以清淨為本不為榮

續家訓

子

身以害教張庭珪引佛經七寶以用布施不如受持  
四句偈等縉之罪奉佛侈費以害佛教也 李翱言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自伏  
義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而使天下之人  
盡修身身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  
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育於其間者萬物禽  
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是其道不可舉而行也自  
古論佛未有若翱之富翱又言天地之間萬物生焉  
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  
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



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雖享百年若風之飄而旋也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觀朝言得為人甚難又言人道德之性全而年齡之邁速故終日孜孜常志於道不肆其心不特植德於當年必不湮墜於來世果全道德之性則常為人而不為物世傳樂天累世為人足其證也且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且知所歸心尤在逸我以老之時安用弛三綱廢五典自幼人人便修身毒之術乎按釋典及真誥進修漸次若夫釋典則有禪那等三門始於宴坐靜室又有飛升沉墜想愛二境如真誥則有涉道淺深為主者仙官之異理當兼而修之所謂想愛二境愛留欲界想則超騰此始如口之嚼蠟淡乎無味內典以是為功力之重想者謂澄心滌慮悠然遠舉也愛墜想飛者以此然則憫殺止貪不留欲界涉道之深與真誥之說合逸老歸心皆

可以優為之耳 三世之說如楚英梁武不脫禍敗則云過去世中緣業所招見在世中善惡須至未來世中償報若是則齋醮祭祀止觀將來之福與夫應若影響所求如願聞音解脫抑又乖矣 神仙之事有葆光子者言世入學道資一丹一藥聊固其命藉以修鍊所忌尤多須當隱避三官不然則三官攝入鬼錄所以頻改名字或用尸解然後進取飛昇陶洪景以隱居代名仙釋兼修良有以也

續家訓卷第六

續家訓卷第六

三